白華後稿

白華後稿卷之七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檄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記一

湖北學署新修文昌閣記

自利祿之見錮於人之心謂科舉一途有神焉司之其感應甚顯其善不善甚微斯文昌之祀日以殷而令典弗之禁儒者亦弗以謂瀆者也按北斗第一星至第四星曰魁其下文昌宮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具見於司馬遷之書班固言斗魁戴筐爲文昌宮五司祿六司災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

所聚昌者揚天紀故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李固傳又曰尚書乃文昌天府選舉所由定隋志特文昌六星有司命司中而後鄭嘗以司命司中當舜典六宗之二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一司命諸侯爲國立五祀一司命王制大夫祭五祀後鄭注亦曰一司命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司命二司中三司祿屈原九歌第五大司命主人壽夭少司命主災祥司命有大有少其少者夷列五祀諸侯以下皆得祀之後鄭以爲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而應劭曰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

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象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汝南諸郡祠以豬以春秋之月宋汴京故事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於竈用醋塗竈門謂之醉司命今竈神謂之東厨司命應氏之意以五祠之司命當文昌之司命不敢與三台之司命齒而祀文昌者復以司祿之職爲司命所兼司且以斗之魁旨魁星之神魁有首訓決科家謂舉首曰魁顧氏炎武以文章之宿曰奎不曰魁然嘗考魁居北斗樞璇璣權四星奎十六星旁殺而下垂西方咸池之宿亦名降婁與壁連體璧主文章圖書奎曰封豕一曰天豕一曰封豨主溝瀆

主天之武庫自宋初五星聚奎占者鑿空為文明理學之兆而奎星與璧宿相混奎復沿譌為魁世之人以文昌天府遐舉所定尊之以帝君實之以梓潼張亞子援天神以混人鬼丹垣縹瓦殆徧區宇抑已傎矣余使齋之東有小樓雜祀文昌魁星歲久圯壞余舁錢二十緡修之蓋司命大小之異見之楚九歌所歌而別置小屋尤合於應氏所述之義若熊氏伯龍顧氏景星皆楚人其文昌祀記與顧氏之說皆不無舛略故告以奎與魁皆非文章之宿而文昌有六星司命有大小考古者當鏡其得失云

湖北學署新增屋瓦記

今視學之使三年一受代代者至歷諸郡歲科試其間居試院者先後纔數月多或及一年當蒞任初縣小吏抱牒請三百餘緡償供頓頭踢什器之直其土木之直亦五六十緡然有名無實茀黝堊而新之卽他日亦稍完繕而仍以飽蠹胥之手苟蔽風雨傳舍視之予亦猶是志耳計予庚子冬蒞官至今歲朔二十有九春雨不休室無乾土深懼夏潦之不時而及早則易以治也楚之瓦髻而辟貓鼠翻躅縱橫破碎葺之者排而覆之其力愈分其縱橫破碎遂愈甚爰料瓦二萬三千千直錢

五百盖以蜃灰工役之直二十千彌補缺縫鱗如脊如
今堂室廊廡瓦色新舊大小相錯凡以此也工既竣視
掾吏各科房其後架漏若露處盖以瓦六千五百工直
三千衆心欣欣請爲文記其略予觀漢制官寺鄉亭漏
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至郭林宗頓宿逆
旅明發必親汜埽而去今使節所駐不葺逆旅爲時閱
夏秋而冬不葺信宿費不繁役不多其於各科房不及
損亭客一二蘧之費而數年以內無旁風上雨之虞爲
利頗大事不可眩其難而工不可不察其實舉而筆之
後來者其亦知所從事矣院署自康熙丁巳武進蔣公

永修購民宅始其堂則自雍正甲寅雎州蔣公蔚重建枕山之室則乾隆庚寅任邱邊公繼祖改建三餘堂則乾隆甲午仁和胡公高望改建後有草亭則乾隆戊戌歙洪公朴移建夫惟官舍本傳舍而學舍尤甚諸公者不以傳舍視官舍而無碑版可考故訪之掾吏之口牽連紀之雖爲費不同而興有以示於後

光祿寺題名版記

漢光祿勳秩中二千石主宮殿掖門戸其屬有比二千石之大夫中郎五官右左三將虎賁中郎將至比四百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而止東晉中以光祿大夫爲散

官或加官而光祿勳不復居禁中職尚如故梁改勳字爲卿北齊始曰光祿寺置卿置少卿兼管諸膳食帳幕唐光宅間置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署皆屬寺今寺治東安門內一統志所謂宣徽院故址者也徐必達寺志謂寺門在東安門橋右劉若愚蕪史謂寺過橋則東安門而孫氏承澤謂在東華門內者俗以東安門爲外東華門猶西安門稱外西華門也寺負北面南四署列堂下堂左典簿廳右鹽庫又西少北銀庫黃册房東南牒食房惟酒庫在西安門內少西北距寺三四里其長滿漢卿各一滿少卿一漢二康熙三十八年裁一並裁

漢寺丞乾隆十三年令侍郎以上官兼管寺事當躬祀壇廟飮福受胙時進爵進胙之禮兼管者或滿漢卿司之餘職事無異簿書奉行畫諾清簡凡祭薦奉先殿與夫宴饗醴羞之食供有常品品有定價自乾隆二十七年以歲支雜項銀三萬兩聽 尚膳房自購皇上清心寡欲不以天下養一人視孫氏所稱前明寺用額銀至三十六萬猶稱不足者奢儉固已懸絕視康熙間歲再請戶部六萬兩貯庫應用者猶不及六之一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司左藏者有以知足國之由侍講筵者有以知養心之本省欽自翰林蒙 恩遷此

稽之會典乾隆二一年後增則例至十餘條而署正以下官執事朝祭時准帶數珠亦自乾隆四年始職簡秩榮昔難今易豈長是寺而令其無可考歟今少卿宗室誠公爲英親王五世孫言寺故王邸或又言光祿寺六科結銜得稱內府內府者科廊在端門內寺在東華門內然明職官志在皇城內者內閣及內官二十四衙門而已張元易在寺種竹甚蕃又鵝倉鵝池及瘞象骨空地斷非東華門內所有草昧經綸親藩擁護或借寺爲邸而於東華門內直房視事逮順治八年王獲譴而寺復其處其直房亦撤去耳光祿卿少卿類漢少府丞之職

漢光祿卿類今領侍衛大臣之職今光祿大夫則一品文臣受階何者不當考覈何者不當敬守妥確指其定方而乾隆以來之寺之長亦榜諸堂版

順天府府尹題名碑記

今親民之官莫如府州縣之長縣屬州或與州同屬府順天奉天皆謂之京府府置尹一丞一丞之職專視學校而尹以掌治理爲務尹奉天者丁賦田賦由　盛京戸部達戸部覈之民之獄旗與民交訐之獄會　盛京刑部達刑部覈之尹順天者流以上州縣由臬司請督臣達之刑部而尹止決輕罪丁田之贏絀倉儲之出納

州縣由藩司請督臣會尹達之戶部而尹止畫成諾蓋
國初有尹有順天巡撫保定巡撫康熙初併順天巡撫
入保定旋改爲直隸巡撫雍正二年升直隸巡撫爲總
督管巡撫事與尹相涉者鮮若耕耤若迎春若鄉飲若
監臨鄉試奏雨雪之分寸錢價糧價之參差守壇守祠
役其戶大祀中祀選其犧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似不難
勝以任焉然而莊田旗田半屬貴近少一偏徇或致病
民民車受役不均與州縣之庶獄之不當者朝訐部院
夕譴朝堂良以我　國家綱紀百度德宣情達輦轂之
近時罔弗欽微特視他郡守難即奉天尹責亦少間矣

百餘年來鉅卿相望然　國初第以漢軍尹之康熙十年後始用漢人雍正間尹或缺人至以尚書都御史兼署乾隆十四年冬尹既拜矣　特命侍郎蔣炳兼管其印仍歸尹手遂爲故事尹之爲言正也書尹茲東夏是也其以之名官則書庶尹允諧是也周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秦內史在郡守上與周書言書動之職不同漢武帝改景帝所置之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都尉爲右扶風謂之三輔百官公卿表第右扶風十二左馮翊京兆尹十三其時丞相（哀帝改大司徒）大司馬御史大夫曰三公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

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三輔曰九卿名曰九卿
實十三卿後漢河南尹若今順天尹京兆尹若今奉天
尹同部司隸而河南尹主京師特奉朝請晉魏以還世
輕世重其輕者西都東都北都與鳳翔成都河中江陵
興元與德府並稱尹而元時任供需之事謂之供需府
其重者或親王遙領或親王專判以待制以上官掌印
謂之權知府而避尹之名不敢居今尹之守一準明永
樂十年制所云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徭役謹
祭祀閱戶口者而畿甸風清無豪強可糾無百姓甚疾
若可告春臺熙熙與道同治視三數十年前爲之尤易

以辨矣漢應邵以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注其清濁進退得失事之實後人足以勸懼予爲下班　記注者十五年卿光祿二年承之是官考府吏有前尹到官發册自康熙十八年始而畿輔志謂康熙三十年以前尹無考國史督撫表又不以京尹附適同年生歸安戴璐菔塘給事禮垣歷其遍考科抄加立春日進春有疏正月望十月朔日舉鄉飲有疏舉耕耤發文武鄉試榜有疏疏列尹名自順治元年至今或四五年一尹或一年三四尹尹署尹較若列眉揭之堂版而乾隆十四年後兼管尹事者別爲一版不惟使五州十七縣之吏民得考

其姓氏里居抑使疾没世而名不稱者於此發深省也

松江義殯記

京師民物萃會來往熙攘正陽門東西之街衢會館鱗比每郡縣京朝官遇有賀弔之事及歲時伏臘於是乎行禮其西南東南隙地往往置義園以殯其鄉之旅死而未得歸者歲久則瘞之凡以推任卹之誼廣慈惠之術而王政亦待以補萬之一也予自戊寅夏入都鄉先生蔡侍郎鴻業范給事棫士倡置會館而吾邑張郎中大金佐其經理非遴人舉子不得入戊申秋有汪孝廉櫬寄野寺將發寺僧重索賃直乃平之而計善後者會

育嬰堂官產有破屋八椽隙地十五丈將鬻之以易他產乃購而新之庶白金二百三十餘兩俟取足於鄉之人而名之曰義殯蓋園之名近於嫌漏澤園在宋係官置至殯義有二一於旅櫬爲近檀弓曰殯于客位劉熙曰於西壁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塗曰欑欑木於上而塗之也蓋大夫之殯欑三面士不欑既葬則還祭於殯宮謂之虞殯此殯之在家者也檀弓曰殯於五父之衢註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殯待於引此殯之在外者也死者以賓接之故妻之既死亦曰殯殯而欑欑而塗要以避水火之患特士大夫之殯

遯殺於所尊若掘地下揹至衽而止士庶人同此殯禮在家在外無不可名爲殯也其殯於隙地而坎之則假葬於道側之義也其殯於館而奠之則阼階西階兩楹間之義也古者喪而無主朋友主之故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殯而在旅主之者宜在鄉人矣若夫松江之爲府其得名昉於晉注後人加水松旁致失典訓記諸版蓋蕆求者之恢大之而記諸石耳

重修雲間會館版記

聚一郡之材於 輦轂之下若舉士若舉官盡理大物博而無俟乎時處處矣然里匠傳舍之設有力者至之

如歸其力之不足或倀倀無所之至仕於朝者歲時伏臘樂生弔死之事所儆屋苟不足以容則度地定居以會於是是亦通里區傳舍之節而有其勿之壞也京邸雲間會館創於乾隆已卯冬十月時予與王少司寇昶以中書直內閣而少司寇蔡公鴻業侍御范公棫士刑部郎中張君大金斂費經紀之館在延壽寺街爲張少宰集故址其孫景星貶値以成其美而蔣家衕衕亦有少宰宅一區後爲其從子文敏公照邸寓歲月不居典入他姓郡之人計時値兼館而贖之爲今館視舊館廣過半也十餘年來剝落欹側上雨不蔽廳事尤甚壬子

春以事會飲予計應存應入之錢凡五百餘緡其東府役室及庖湢井匽廐廁之屬或建或修復需緡二百餘姑應之待償於後之應入者閱四月工蕆畢便之而予爲之記曰松江之名雲間本於陸士龍一語而其後遂爲故實也松江之不可名雲間猶順天之未可名日下即王子安滕王閣序不以吳會爲吳會稽止以爲吳都會而實亦不專指今松江元明後松江置路置府記載之家自府志外若志若雜志若識畧識餘多係以雲間若文若詩若書畫醫奕之屬亦皆指數之曰雲間派不曰松江派夫以經注史志明載之地而不得與士龍五

言者較殆未足為典訓矣德功言三者之不朽孰不慕之乃言之不朽要有德蘊其間其功則又因言以見若士龍者德與功無與也藉曰立言是言亦非其至者也風會所運有開必先當時負以俊聲後世習以掌故適是館者知淸言之尚不以廢循是而上之少有與於功德之數卽推之末藝雜流皆有一涓埃之功與德而非以便其身則程子所譏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幸解免夫萬之一而一鄉一國之善或庶幾焉至三十餘年來飛沈聚散存歿之感其與聞創館之議者惟予與少司寇在耳今之視昔俟後之視今拳拳者何如也

館之名仍其舊者秀水朱氏在京師著日下舊聞一書

今

欽定日下舊聞考從其朔故援之以爲名是館之義例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八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記二

重修順天府育嬰堂東西房記

今府州縣置留養局待老而無歸者曰養老堂普濟堂其育嬰堂則收所棄之嬰乳之以母一母嬰四五俟其少長聽子之者繼之去京師西普濟東育嬰府尹領之各擇一人司堂事而東堂經費不及西堂十之四堂故無恙乳母所居之房東二十七間又大門旁東六間宓陷二尺餘夏潦成浸西逶北十九間亦陁壞不可居庚

戊秋雨潦尤甚會四方之仕而已者結壇祀
叠前臬使王君廷變太守馮君埏等以壇費所贏銀千
有五十金輸之爲官用予以司事王路嘗出已力修大
門亟檄通判馬愚計其值而路董之易錢七百四十餘
緡冬而飭材春而飭工予既以正月遷去不三月而病
甚懼築基重建者易及樗若柱者之弗程度也疾止詣
視喜而曰鰥寡孤獨廢疾之民雖堯舜之世不能使之
無亦不能博施而濟也然鰥寡孤獨廢疾之不能自養
或者自致之若嬰兒墮地無罪就死不孤而孤其慘殆
又甚焉特嬰之待育不如鰥寡孤獨廢疾待養者之多

國家子惠困窮五城額給錢米者不下四千八而普濟堂歲給銀一千兩又給米三百石自十月至二月日食七八百人堂之嬰日不過數十其難易似未可同日語耳然歲入僅給不能以及其他乃所居者寒暑燥濕之是虞則其害愈甚於門堂之不治而育者恐以不育矣育之義曰長曰養始生曰嬰鄭氏注雜記以嬰爲鷖彌鷖彌卽倪之切音故陸氏孟子音義以倪爲鷖倪其訓胷前曰嬰猶以膺當借訓爲胷前骨之膺嬰在母懷曰腹我稍長在背曰鞠我是堂之嬰誰腹之而誰鞠之而就乳於是譬諸昆蟲草木姑煦嫗挺茁其間爲可憫也

況夫麗洪淳固逢　國大慶蔼流嚮義舉其所餘不以自私而以推廣　上德其事可泯不傳耶錢之贏既歸之西堂而玆房之修記之於堂之楣其復修當閱之三四十年後越在乙卯　天子膺祚周甲嵩呼同效壇費所餘或可計及夫乳之者焉是又嬰之幸結壇者之願而舊尹之所自媿也夫

重修華亭縣儒學署記

古者祀先聖先師於學無專廟亦無專師漢立孔子廟其後郡縣皆立廟立學宋以後謂學爲明倫堂堂後或堂之旁有舍以居學之師大都就𡑞地爲之亦間有區

廟與學爲二者而學之師之署則無不與學毗華亭於國初析婁婁又析金山華亭又別析奉賢縣析則學析學析而華婁之孔子廟不析華亭學署距宮牆數十步明季黃尚書文毅嘗爲濮君元華記其修署之緣起自數十年來屢罹繇治記我師爲比六七年開學之師別僅廢名而署日壞去年夏吳縣顧君權攝學篆思葺而新之今年春叅牒注授亟率律四十緡而邑大夫與生徒起而佽事斯乎鼛乎秋如翼如可圖可書可琴可歌可尊可壺升我堂兮循我塗入我廟兮達我衢今之門閭縣之沮洳也今之鐘鑼縣之荊棘也華亭首七邑而

學之署亦淺以踰是負笈者所懌愉也而後之來者亦以是爲高明之君子嘗尹順天大興宛平人間以二縣無廟無學均附之順天府學爲疑不知大宛之生若童統以府學統以府學之師而八旗生若童又統以滿學之師師與學同制垂永久今華與旗同廟不同學學不同署故不同乃其無不同者仁義禮智信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文推而廣之此物此志署於小雨齋六堂之彥不有踵而起者乎

顏君名廷榘　其字甲午鄉貢進士記其事者前

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南匯吳省欽沖之甫

江西貢院至明堂壽章井記

明初建天下貢院其堂外簾曰至公內簾曰至明後惟至公之名不改而京師內簾改聚奎南直改衡鑒他行省多類是惟江西雲南考官所居名至明如故歲壬子予典江西試旣入闈秋暑轉酷堂西一井泥入水石且斗堂後同考官所居二井亦然舉患張泄章江水距院三里餘力不給乃於次場竣日役夫先捐堂西之井及三尺捐者遽呼號水跑突且滅頂援綆急升響汩汩不絕鏡清醴甘溫瀞盡取諸是爰字之曰壽章井並告之同事曰井之用養而不窮故晝野象井且市必有井故

曰市井賜夫之所掬渴馬之所奔輓之挹注灌漑之功尤切而要正不必軍行神助既濟之受爲無窮之拜賜已東井者南之宿而井之利遍天下以內簾之官吏匠役不下三百人使枯喉燥吻從事於筆札之間遲之一月之久其有不殆者乎大雅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誠以山河兩戒皆應河漢之精天之章在雲漢國之章在作人章之成非一人亦非一時故歸之文王之壽考今秋八月日躔壽星之次而井泉之賜適逢

聖天子萬壽之辰蓋井之脈殆通章水彼沮漳淸濁漳

皆以章取義然惟豫章水從章章水即豫章水章之爲言明也文也舉子之患患不文試官之患患不明文明之象應乎下必文明之治成乎上掘井得泉固莫之致而致焉耳而區區文字之祥已哉井之鑿在乾隆甲子冬至每居科期淤之而不及泉故主江西試者多以水惡爲苦監臨託公倫提調陳公蘭森監試恒公寧在至公堂稔其事欲其後來之知所從事以利濟於無窮也請予文勒之版於是乎書乾隆五十七年重陽後一日江西鄉試正考官工部右侍郎南滙吳省欽冲之甫

松鱗閉戸圖記

余自四十前未嘗乞寫眞庚寅夏使桂林道出黃陂有寫眞無錫某生在縣署爲祖母命寫石闌點筆卷歸而題詩者數十家去夏武昌歲試有告閔貞善寫眞者貞坐余小軒寫成面少瘠而蒼告者亦弗謂盡肖也軒有二桐貞以前卷旣寫桐別寫松三四株下飛軒戸一童子挾書進取王摩詰訪呂逸人詩意名之曰松鱗閉戸客以京僚非閉戸之人京邸非種松之地王之曰逸人則可子以之自謂未可矣余應之曰王充以俗儒守文失眞乃閉戸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此閉戸著書之來處也逸人所居有松故裴迪和此詩亦有背

松白屋之句而王集本閉戶著書文苑英華作看書唐詩紀事種松皆老作龍鱗集本作皆作老龍鱗然領聯言看竹不應更言看書考工記作其鱗之而種松既老鱗乃作然若以謂作老龍之鱗則鱗非老龍始有也以余之淺學未能看書敢云著書而閉戶種松皆志力可爲之事若王適崔處士林亭有云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豈余之私所敢出哉

勺湖草堂圖記

阮參議吾山葵生爲省欽言淮安舊城艮隅有勺湖湖南有市先裴園先生宅爲湖之北草堂數椽蔬畦相接

梧桐椿柳可百株春桃始華夾湖上緋林掩映蓋先生居翰林十五年其間視學典鄉試分校會試各一歸而板輿養志門弟子築堂集講朝迎夕送者二十年先生歿而堂汨于甲午之八月黃流冒堞府第並圮會荆太守如棠爲先生鄉試所舉士輸奉復之命工作圖圖成題者若干人爲偷兒掩去參議贖自佑肆出圖及袁孝廉穀芳程吉士沆勺湖書塾記程編修晉芳重修記王司業太岳勺湖草堂圖書後凡四篇見示其於靜躁之旨師弟子講業問道既歿勿替之義長言之如不足矣予則何言試即塾與草堂之義析之曰古左右塾在門

內羣弟子朝夕萃處其業洒埽應對進退象數書計其文易書詩禮樂春秋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效極之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區區講之云爾也教者學者之于書猶湖之於今也然而扶世翼教莫備于書舍是無以爲教亦無以爲學書堂書院之名其昉自唐不過以謂藏書之所兩宋而後往往卽先儒講學之地葺爲書院奉祠香火集生徒絃肄其閒而塾之制鮮有問焉者矣先生之家宜有塾其湖北之居宜曰草堂粱周緜蔡蜀草堂寺林巒之美卽所居鍾山置草堂其後李白杜甫白居易魏野之

徒皆有草堂皆名於世今立主祠先生稱以書院書塾不若稱以草堂爲近質矣予曩視蜀學考文翁禮殿石室杜甫草堂舊跡皆爲文記之洎視楚學訪溥學士有德視學時所建勺庭書院者勺庭故學士號其澤亦已百年視茲之一建于門弟子再建于守郡之門弟子風誼爲何如也勺之器受酒一升有示人立廉之義于文通作酌酌泂乃以澤人展是圖者跡草堂而升之其亦低徊沿泝而爲之益然滿腹也夫

不伎求堂記

賦詩斷章古之訓也孔子之言子路曰升堂曰不伎不

求何用不臧朱子忮訓害求訓貪蓋從馬融說以爲疾
貪惡忮害之詩也是詩四章毛鄭以前二章說淫亂後
二章說久役朱子集傳以婦人思其夫行役於外故以
雉之舒緩自得興行役之苦然雉飛高不過丈遠不過
三丈故城者以高丈長三丈爲一雉雉不可以興行役
又雉飛甚疾陸農師以若矢一往而墜則泄泄雖訓舒
緩而不可以雉羽爲舒緩且其鳴曰鷕曰雊亦安有下
上其音如燕燕如黃鳥者詩之意殆以雉羽泄泄雉音
下上乃常道之反反常則爲不臧王風以雉喻君子而
孔子於雌雉亦有時哉之歎其時也其臧也然匏葉言

求其牡小弁言求其雌潘岳射雉賦言悍害猋迅是雉固不無忮與求者君子鑒于雉之忮求而懲忿窒慾充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純純常常以日進于正大高明之域譬之由墻得門由門至堂由堂入室此孔子謂子路誦之非即爲子路誦之觀論語引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唐棣之華深則厲淺則揭皆不係詩云而是章係之以其由也與猶我行其野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下係之曰其斯之謂與語意一例良以不忮求之學即素位而行之學子路物焉未化而鄭氏所謂不忮害不求備于一人君何用爲不善而遠使

之在外者不知君之使臣因有善而使之不當因有不
善而使之支離附會是不可以說詩抑不可以說論語
矣署扁昉於齋何蒼龍之闕四字其後宮殿堂室多節
去語助字而蘇子瞻嘗書思無邪齋爰仿其例竊取焉
訓名所居堂曰不忮求請
皇十一子親作擘窠一筆揮灑龍跳虎卧奉而榜之珍
世守焉爰綜傳註大義爲之補正而記其後

和韓遺訓圖記

方子在翰林以詩文來學者夥應手塗竄改語以得失之
故一食頃可了三數輩即師友下問亦不敢以婞叟塞

責同邑璞函耳山兩君子皆淹雅宏達多文章課其子寶君葆身支頤掘郡不耐改三數語以是先後問藝於余有離合余名以相戲少目疾會睞目欠金萱討修金者是也歲已未余罷歸郡郭之西明年耳山葬子未克以會又明年葆身來視出所爲和藥遺訓圖求記於余和藥者和符讀書城南讀書詩也圖方幅不過尺有石有竹有松二松覆亭亭有楯有檻一几堆書一手展卷若訝若唯蓋葆身於兄弟中最長承命最早當丙午試北闈佹得旋失今又十六年而猶躑未已未克試其詞者卹然若不勝者余惟昌黎固賢特於仕進厭急是詩

及示兒詩皆元和十年官考功郎中知制誥時作示兒
詩旣以屋廬膳服之盛棊槃之嬉樂導之此則以潭府
之榮勸其學以鞭笞之辱戒其不學符者昶小名也後
亦登第以十二郎文考之昶生當貞元九年至元和十
年年十七利祿之見誠不無動於中然祿在學中我夫
子亦言之誠以學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文而約其旨於
一言一行由身而返諸心由身心而返諸性命性命無
可學也學者何書而已讀書者何祿而已憶丙戌春余
與璞函爲芴田先生題北莊課孫圖孫謂葆身葆身時
亦十六七越己丑而芴田先生攜至都就予學癸巳春

寶君隨予入蜀省璞函於軍中旋歸京師璞函以是夏死木果木之難越癸丑而耳山以覆勘文溯閣四庫書歿於奉天巳未正初言事者摭少目難看文字欠金休問功名二語爲予視學順天時左證

御筆書飭幸無可指實而止披是圖也用舍得喪之數友朋存歿之感師弟子離合聚散之情一時並集寶君今守成都欲與言而亦不獲也識諸簡觀者毋亦有所嘅云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玖

南滙吳省欽冲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序一

徐郡丞西湖舊漁詩序

廁郡大夫之列晝諾而行無兵刑錢穀期會之重而尚以親於民祿之入又足以贍其家即郡司馬亦美仕矣顧自唐及明多以是待遷謫之人人亦復以枝官自待觴詠所託意致不聊　國家慎重是選每由牧令敘遷其賢且能者不踰時輒守郡去則其人宜與熱官爲緣而筆墨之緣疑有姑舍焉者余竊於袖東灑然異也袖

東詩書畫各擅勝絕髮未燥譽滿西湖上傾慕廿載始相遇於錦城時䄂東從大府督饟金川木果木之變有部民舍所乘馬濟以出險詢其名不告而去於所治葺賈閬仙墓築亭曰瘦詩賦詩紀事和者數十家洎丞武昌郡權守郡者再以予秩滿還朝出其詩千餘篇乞爲論定懇然蔚然質而不俳華而不窕發皇在耳目之交而陶冶在性靈之始集曰舊漁殆自以擬碧海之鯨魚而不與翡翠蘭苕同日語歟予聞䄂東居西湖以松陵所稱漁具宜江海而或不宜於湖湖之魚其性與江海所產異譔魚經上下篇靑笠綠蓑若將終老旣不以漁

終而又不能忘其舊故其詩不言漁名其詩則言舊漁且三百篇言魚止言釣不言漁石鼓詩雖言魚或以非周宣時作今袖東能其官直如漁者之知魚漁取諸離離之象文而明乃其詩不自以爲釣鼇之手而汲汲請定於予是中虛之德而爲漁於六藝之藪者深且遠也他日襄羊湖上予雖𣃁幸得爲松陵之倡和焉袖東其許我乎

霞蔭堂文鈔序

自予庚子秋視學入楚門人康舍人儀鈞以尊甫鏡溪太守文求序舟車案牘旣弗暇以觀明年秋甘肅冒賑

事覺第罪三等爲數溢萬金者死不及萬金戍黑龍江千數百金者落職視事如故鏡溪逮繫初獄未定遽引盡不與邀

聖天子法外之仁其文籍亦籍官儀鈞侯子還朝書數來訊前本存否此人子之私於法非有禁也乃予出之叢殘敗簏中遲四五年而始一卒讀者於情有不忍於法非不貸而立言不得不折諸衷也鏡溪治嵩開龍駒版牐葺上諸渠溉田五百十五頃課蠶課桑課百合取公私廢絕產立社學三十所治肅州立社學二十所課白楊榆柳十五萬餘本其末事也有議有看詳其旣事

也有文告有條約有說有記示之以向之利病而圖之以經久入之自治其家與所以教其子弟不是過焉矣昔之人於所見利病凡所以治之方纖記緣起筆具纖悉固無意爲文也其傳之可以久遠者爲其事非爲其文也而樂天之記六井子固之序鑑湖圖記長渠記救災不得不謂之不文以鏡溪之心乎民而文足以達之其餘者亦多藹如仁義之言不幸而隨俗浮沉奪卒取戾又不幸先自盡壹似天道有不可知行或有不能掩其言者記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又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鏡溪權蘭州僅百餘日所坐金較少設從

咨對簿安知不落職視事如故者而隱忍自裁推其心蓋深痛夫入簹之爲非而不復以徼倖非立意皎然不欺其素者而能若是乎予識鏡溪二十年身質口訥無刀筆筐篋之習其所撰述足以入州縣提綱念退之之銘子厚言其賢而不没其不自貴重之實故痛惜言之冀論世者引鶴鳴攻玉之義云爾

幽篁獨坐圖序

列蕉二松一朱藤冠其上修竹竿數百石盤陀枕焉衫裾颯如張琴自賞響泠泠與澗水和茗一童子囊四五錦軸屏息祇侍此無錫華慶冠爲

皇三孫蔦眞名之曰幽篁獨坐圖而省欽謹爲序曰篁之爲竹譜以爲體圓節促而質堅皮白如霜粉細者爲笛材大者船其節以八月生其心實其皮黑而紫筍類蕃故竹類蕃然篁之名不見於經史記蔚邱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注竹田曰篁與漢書篁中注同楚辭余處幽篁呂向註幽深也篁竹叢也王維居輞川以其田園之景景係一詩而竹里館第在十七旣曰幽篁復曰深林維之訓篁於徐呂爲近而未嘗以體圓節促者當之誠以篁之當竹較異於筠之不可當竹竹而曰篁殆猶淇澳之詩之云如簀者由剛强茂密之美進之於精純溫

潤之良以是爲德之成不弟以爲質之懿此古賢侯之爲學所以見錄於聖人而大學苐引首章夫亦以瑟僩赫喧慎終如始者爲大人之學而獨寐寤宿者之會無足以語乎此也京師雖有竹其連叢者寡攷篁移植或當時夸大之辭苐受氣固殊得養必長又安見竹之不可以田吾闈境之靜者無如坐理之靜者無如獨君子慎其獨而主靜以立極譬則竹之有以自立而不改柯易葉於四時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裴迪之詩斷章而有取爾矣若夫以獨坐之旨爲未合乎佳興與同之義者則請以司馬公獨樂之園對

甌北詩集序

成詩易成家難成名家易大家難一篇一聯一語之傳流播人口有發篋而視之者澌然盡矣小集中集總集之傳抄撮入手有奪幟而樹之者退然沮矣有如海之才而又深之以學讀萬卷行萬里耳目睹記之所及心思智計議論之所發皇推倒開拓惟我所向一編既出使人不名我以家而不得亟名我以家而不得而家于是乎成成於是乎大陽湖趙君雲崧爲予館閣前輩壇坫所至辟易萬夫閒關以來兩更歲甲其間江山之游歷風土之揚搉士馬芻糧之訊議與夫壘移遷擢詭養

觴稱之迹一一發之於詩因合向所爲詩曰甌北集者
刻成示予而徵序至再予以君有老年不向人求序之
句也又以松泉少師序之二十九年以前心餘編修序
之九年之前既傾倒推挹而無可以贅說也姑以其名
集之議測之或曰交阯用駱越秦時曰西甌或曰今球
厓儋耳古郡之甌人君以領郡兩粵勞心撫字不忍
忘其地或曰古卜相故事書姓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君
早直樞庭嫻內制旣入翰林
天子稔其名姓俾守鎭安贊定邊將軍永昌幕府調廣
州擢貴西道故雖以疾告而不敢忘其用予曰唯唯否

否君智肖討如鳴夷談吐如滑稽其以名集猶之缶鳴甗瓿洞而甌北則猶之硯北也甌之材徵諸土候諸火其以爲深盌者從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自關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甌也其以爲小盆者從方言甇甀謂之盎其小者謂之升甌也甌於缶爲大而許叔重專以容升之甌當之猶爾雅甌瓿謂之瓵注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不知瓿甊則部婁之轉而甌從區匬實四豆豆實四升不得槩以謂小若甗若甖若瓶雖屬缶而亦冶金爲之在埴之土惟陶者之所甄在鎔之金惟冶者之所鑄君之爲詩各隨乎濃淡奇正短長高下之宜而

有以極其致屈步之蟲漫畫之鳥予方內愧而不敢以報焉然予不能有大家之才之學而心易夫名家讀近時諸家詩如君者不一二數矣茗香酒熟手是編而細論之君其不以予為甌脫而棄之也夫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生著書于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況荀況王充李

覬馮休晁說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誣詬病若司馬光疑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之說變亂法度故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信而豈然哉翼孟評孟尊孟刺孟等書或傳或不傳然詳於發揮嗇於徵事從史記者先齊後梁從通鑑者先梁後齊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蘇轍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繼復至梁陳士元謂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梁四十三年至齊後反留居鄒慎靚王元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赧王元年齊伐燕燕旣畔孟子去

之宋之滕而歸老閻若璩謂孟子晩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歸老於鄒王懋竑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噲立又七年齊伐燕又二年取燕其年世若又不合於是以齊威王之卒於顯王二十六年增之爲卒於三十六年以湣王之立於顯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減之爲在位三十年苐改孟子之宣王爲湣王則無處不合至孟子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史記誤分惠王後爲襄王元年遂以至梁移之三十五年集註於首章既從史記故於襄

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者皆不得不以爲惠王時事嗟乎讀書必以逆志論世乃以知人載籍極博難遽考信此子車表德趙岐以謂未聞而高誘有正孟子章句見誘所注呂氏春秋者經籍志亦未之及也海寧周耕厓廣業樸學覃思言必徵信玆出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仕止其仕止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爲士無舍其父母之邦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游歷之次故必審齊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

釋朱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之斷斷然與若璩不一辭者不啻得所衷焉是書多引宋以前書予以近賢之說有可采故約舉之而以一貫之一卽誠揭諸首

冬集紀程序

往予主文浙闈得一卷甚閎實將入解額意五策必更異于人而策卷不至悵然題其文落之旣周生大業得解來謁言固從弟廣業耕厓之文其樸學若飲食嗜好之無弗至昨耕厓入解至都出前卷相質宿夢猶了了也耕厓所譔著舉足以補正經史之譌缺其孟子四考季漢官爵考予未暇遑序之頃示其自家至都所爲冬

集紀程者繫日繫地繫事舊聞今語都有以鏡其原本而審辨其是非集試之人衆矣烏帽黃塵冀倖一第自非三冬足用且有日挂睫而不之知者予觀古今紀程之篇自宋始彫編目者以入傳記雜史二類然交聘伴送動關朝典郎陸氏游范氏成大諸記錄其地分遠出舉子百倍故其書易以傳而舉無以觀所學若北征東征西征賦文選別爲紀行一門班曹原本楚騷大意祇在首尾潘安仁援据漸多識論漸拓後人紀行詩篇權輿在此第詩可蹐空錄必徵實行而紀有詩者十不一二焉行而紀有錄者千百不一二焉以斠匡之學是錄

曾何足以云而咏之者雖禁臠不啻奚於是乎書

仙壺謌韻後序

歲丙午夏至前五日　皇六子賞王殿下集三月以後倡和詩十六題五七律長律百十八首裝爲三冊名之曰仙壺謌韻俾省欽序於後曰壺之器徑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三寸半容斗五升古燕飲讌論才藝則集矢其中以爲禮而雅歌閒之列子以渤海東有五山曰旋三萬里仙聖所往來方壺山在岱輿員嶠之亞瀛洲蓬萊之上唐十八學士祇擬之登瀛洲而方壺猶不得以擬焉壺公費長房之事抑已誕已先中後三天毗依

御苑清華水木渺隔塵世　諸皇子仰承　家法論世
稽古以通天地人三才之奧極萬物之變萬化之理於
詩會不足以云然而簃樀體物無小非大士之由登瀛
門遥直其閒者辱侍几硯雍容揄揚將比於小草之遠
志而　殿下造次必備引之同臭夫豈爲講論才藝云
爾者伏見外廷諸臣自公事相見一間　諸皇子安無
敢通一語者省欽幸因舊直出尹京畿會　聖駕駐
避暑山莊　殿下留京總理以事示誦斯文要不過千
百中之一二玉堂回首如在天上其能無執卷而思焚
硯也夫

萇韶集序

今五言八韻詩自諸生歲科試鄉試舉人會試新進士朝考庶吉士散館皆用之而　御試翰詹人員間用七言其體既易其工愈難其僅工是者工必不至是也其特工是者工初不止是也嘉定曹先生習菴未冠以詩鳴飛騰綺麗心折一世嘗集試名每亞予予深慽弗工而初意先生之未特工迨每讀一篇覩諸體之心折人者無以異既讀他篇覩一篇之心折人者無以異於是歎其學之贍才之敏鈞天廣奏聲輒動心自鳴春集七十二題外又得三百六十八首集曰萇韶殆自比於唐

虞之世之樵夫牧豎擊之而中之云爾嘗論樂之器簫爲細以細器之備見小大之器悉備故謂之簫韶韶之義曰紹曰繼曰美而其成有九故謂之九招庶尹諧之靈鳥儀之禹與湯猶循其樂之名後世祈招徵招角招雲韶仙韶舉用是爲詠美若夫車前曲木銜衡效鸞兹鄭踞之而鼓甯戚叩之而歌其於韶詎有以中者而太和蒸祓雅合節族咸在草澤應在朝廟矧先生遭際

聖明迴翔清祕兹集之成特如韶之有簫而柷敔搏拊琴瑟鼗鼓笙鏞玉磬石磬洋洋且盈耳焉然學者手是一編從而入亦從而出瓊琚玉佩之詞與夫蕉萃嫥壹

之想異曲同工不必病有司之失其傳而幾其學與求於十百之一二耶　國家中和之樂可傾耳而竊聽矣輪轅飾而人弗庸夫何患之有

壻上海喬洤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冰起元 校字

序二

杜梅溪翦餘詩草序

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文公之言也已被老元偷格律白文公之言也然奪胎換骨因美益姸古之人不以是見醜而反以見好此如藍不葉不能以絲卵不伏不能以鷇而論書家以廓塡之法下眞蹟一等轉益多師此言於我心實獲矣杜子梅溪好爲詩所居故詩藪所倡和日夥詩格日儁上歲丁酉過桑乾河

或翦其冊以去乃於故篋舊樓抄掇舊萃益以近作編成數卷名之曰翦餘草而屬予論定之予讀甘棠之詩曰勿敗敗者敗其根曰勿伐伐者伐其幹曰勿拜拜者拜其枝葉愛之愈至故護之愈周而皆先之以勿翦傳以去詁翦爾雅以齊詁翦蓋翦之爲器微而其刃最利五兵之所施或不能盡其斬伐之力至於翦而一舉手間有交刃之勢白晝大都之間偷兒竊伺之以逞其伎而主者覿面不覺焉梅溪懲其言而名其幸存之詩蓋所餘亦已僅矣然作詩者深維乎二文公之旨而進之以神明幾見二公之所作無來處者吾轉願梅溪詩括

來信手一如蘜者之因利乘便而日工日敏俾讀者無自而得其緣始也梅溪仕矣賣刀賣劍固希慕之所手種之樹吾不知異時有歌勿蘜者歟塞其請而援筆序之蘆簾紙閣間春風似蘜也乾隆庚戌正月二十日南滙吳省欽撰是日也以白公生日於青浦王少司寇昶邸次修文酒之會並記之

春暉圖序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東野所爲遊子之吟也子以身遊父母以心遊心遊無方故身遊貴有方然有方而或無方此孔子以必有方訓之也物之微者莫如草

德之生者莫如春春之有暉所以滋雨露之潤而大其長養之功夫豈望報於草卽草亦安所爲報者王者之於天也曰大報天父母之於子婦之喪曰報服荅猶報也報之義通上下言之義雖主報究之末由以報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之言猶蓼莪詩人之志云爾嘉魚尹子均亮以高才生貢成均及今四載母夫人倚望之而又戒之以毋亟歸于是作圖見志而名之曰春暉說文暉光也从日軍聲繇歸反煇光也从火軍聲呼韋反易大畜禮玉藻从煇易未濟从暉軍爲本音繇歸呼韋爲別音別音顯而本音較隱猶㢑韻別出輝字詩

家多用之而說文之本字僅見諸是詩已耳春之雍不易圖而讀書成已以極之行道揚名其心庶有以荅之也尹子勉乎哉爲之序抑使予爽然失矣

馮氏宋史詳節序

余見呂氏十七史詳節爲正德戊寅建陽劉宏毅重刊本而李堅序之後見寫本宋史詳節遼金附焉凡六冊有金壇蔣編修超私印首尾決裂輕重失倫不知出自何手不及詳抑不成節矣宋史修於元至正二年壬午三月至五年乙酉冬經進潦草卒率每爲識者所病揭陽王氏有補莆田柯氏有新編而崑山歸氏臨川陽氏

祥符王氏舉欲刪輯以成一家之言歸氏陽氏書未成
王氏書亦沈於汴今司勳郎中桐鄉馮君星實開藩江
右時倣呂氏義例於兩宋制度因革始末條其大意遺
其瑣碎於贊論不盡采也於地理譜系諸圖不盡及也
呂氏之書由新書摘其要而後遍及諸史故節而不詳
君之書由諸史摘其賅而後專力於宋史故詳而後節
其附論數則錄則數十百事曰疎謬曰舛誤曰重複曰
參差至駁正柯氏以北宋時西北全屬於遼並稱與國
南渡後尤宜各自爲史不當以宋爲正統而附見遼金
尤見史識君間又語余紀傳易節志表難節余惟志表

之難節以其文紀傳之不易節以其事君以紀傳之事入之志表而志表加詳以紀傳互見之文專見之一紀一傳而紀傳加節視蔣氏本固不屑以云即世所稱呂氏十七史刪繁摘菁統異歸同者猶未足與乎此矣編史類者以之入正史毋以之入史抄而可哉

紫竹山房文集序

予束髮受舉子業嘗星齋先生行稿擬之議之有藴生臥子次侯之長而舍其所短世所稱以古文爲時文者卑之不足數也洎登館閣以後進禮往謁聆其容藹其言竊嘆能文章者必蓄道德始而先生總裁續文獻通

考時予以庶常充纂修每有誤論推挹倍至偶見予桂嶺程文評泊之以謂館閣中有數才予未足以辱先生之知又烏足以知先生之古文而先生之古文卒未得一讀也詩賦論策近世謂之古文而唐宋時舉子所業詩賦論策歐陽公謂之時文文一而已以時文專屬之八股而文之非八股者遂名之曰古文其八股中不盡排比者詑之曰以古文為時文抑知排比者耦不排比者奇乾奇也元亨利貞耦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奇也雲行雨施耦也奇耦之道本於陰陽陰陽具而道成奇耦具而卦成以道之不能外陰陽知文之不能外奇耦

特古今文人衆矣學博者詞不必宏詞宏者學不必博先生自進士舉大科雅愜人望其說經覈而不氾其論史公而不苛其詞賦麗而則其傳誌謹而嚴轂蘊生三子者之古文殆掩而過之郎浙中丙辰詞科前輩其文之繁富容有過先生者而根極理要無以踰此焉矣言古文者其獘有二主法則潔靜爲名而義或近瘠主才氣則縱橫爲快而語或不醇惟先生行稿之推倒開拓故其古文之不矜使才氣又如此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先生其當之矣回首生平業不加進汝南月旦徒負負耳其敢泚筆而序先生之文姑抒其所見之一二

以爲讀者告

南滙縣新志序

志之爲言識也語多見而識識其大識其小古本作志是也周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氏謂若魯春秋晉乘楚檮杌而比近省志府縣志因之然志之名分繫之天文地理職官選舉藝文諸類而省志府縣志統及乎諸類以觀其通然失之冗者摭引不根失之漏者闕軼有間故志之修與作也其難等吾邑以雍正二年割上海分建時邑侯長興欽公璉据上海志鶴沙志撰縣志十六卷不載分野不專立藝文義例至爲明簡閱今六十餘年

生聚日蕃風會日盛民物之豐悴政令之張弛今之視
昔猶後之視今不有傳焉意司牧者未以具史才抑亦
邑士夫之恥也歲癸丑發春予在假持婦服聞款門者
至則攜胡侯志稿屬定伏讀累日嘆其事增文減所應
有者盡有所應無者盡無史事如此即吏事可知焉矣
三十年前縣號難治民有摸金校尉之智士有鄧思賢
之書擊斷鷙猛俗尚斯變雖變之者非必其道而其底
於變也則同侯究心利病舉所以治之道一再致意焉
農桑學校計至深且遠而余以衰遲孱病之身親見之
而執簡序之為何如厚幸也滙之名始自禹貢禹貢言

水以小注大曰入水力大小相配曰會惟彭蠡受豫章九水越大江之南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處反爲江水所過而不得遂遂却而自瀦曰東滙澤爲彭蠡言漢水入江以東迴爲大澤也曰東迆北會於滙言江水與漢所滙之彭蠡會也滙者迴也大海抱縣東南地勢旋折南派受浙水北派受大江水波瀾迴復潮汐激宕海底鐵板沙寇船至郎敗城踞要害胎樂利於無窮官是邦者手是編以周知夫疆宇夷險民物豐悴政令張弛之數而於治思過半焉是又侯勤施所在而邑士夫不能諠者夫

韓少農世系感興二賦序

韓與邘晉應皆武之穆詩大雅韓侯是已晉望梁山即禹貢治梁及岐之梁亦曰少梁今陝西韓城縣是秦漢時爲夏陽縣境韓封內有此大觀亦道此其國之滅當在幽宣間故史伯之語鄭桓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鄭氏箋謂姬姓國固然謂後爲晉所滅大夫韓氏以爲邑者殆不然矣韓萬御戎見桓三年戰于韓見僖十五年晉人伐秦取少梁見文十年梁山崩晉侯問伯宗見成五年文成以前少梁尚爲秦地晉何由滅韓以封萬至其箋燕師之燕爲安近世陸氏奎勳謂由鄭氏不知韓

城所在因引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故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有韓侯城又引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師城燕錫韓侯命爲先祖受命之證夫韓在畿近不當遠役燕師郭仲山甫城齊亦不必以周師應役韓土在秦韓原在晉中隔大河志氏族者乃以韓受宋韓原列之以國爲氏之次殊不知以國爲氏之韓其後無考韓之可考者直以邑爲氏焉耳少司農畢節韓公鑅以諸生起家通判防河東河道總督改今官嘗語予家世夏縣其故里曰麒麟閣韓家橋明洪武間令甲徙實黔會大父避兵入蜀失所攜家譜就其所及知者高

祖而降旁治下治作世系賦感興賦二篇一以述祖德一以自序而屬于言其緣起予惟賦者大夫九能之一古詩之流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其第一篇卽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昭明所選紀行賦大旨類此或疑公遭逢　聖世顯親揚名非如古失志之賢必以賦攄其側隱而不知雍容委蛇發揮忠孝言之不足而長言之爲風諭之旨不競爲侈麗閎衍之詞其賦也其世譜其年譜也唐韓氏至宰相者四人而安陽盡壽亦代興于北宋夏縣自隋始置其氏韓者無考乃北魏韓麒麟累世有聞公之先名其閣而系之以橋如桐樹

韓家之目是未可知且麒麟自言出大司馬增增出積
當其爲以邑爲氏之韓若指數也予之生後公一日相
得故甚驩兾公之代安陽靈壽而與又自念二賦之作
亦有志而未以暇也故以致疑于鄭氏者復于公並揭
其體要以諗讀是賦者

送述菴少司寇致事歸里序

少司寇青浦王公長予六年去夏初予出禮闈公已
予假歸視墓是秋
上指數及公十二月二十日還朝　名對自陳耳重聽
疵起亦遜常

上以公宣力久　諭致事而以春日行埜公於是七十矣禮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致事亦曰致仕元正統間始定考察十年一舉明宏治中改六年其致仕之條曰老曰疾其後又改爲三年予通籍以來如陸閣學前尚書宗楷蔣侍郎元益錢侍郎士雲載莊侍郎存與皆以察典去而數公者未敢先期以老請公仰蒙　溫諭以禮進退葢受　知固有殊者公起家中書直軍機自緬甸軍營入金川先後八年山魈木客之境矢林礮雨之交廟謨所指授邊情所論奏戰狀所賞罰檢摽勘屬繕期會嚴迫公並五官應之不稍舛畧嘗語予陳臬陜西時得

旨駐長武防石峯堡逆回有兵二百餘捉守而外傳羽
書飭軍械護芻糧惟壅誤是懼又河南亂民泰國棟戕
官亡命得　旨要之商雒之間三閱月就獲所部少所
責專其難什百於軍司馬嗚呼此亦以見公開濟之才
有勞而不伐矣公既自憲副而臬而藩進貳司寇其間
宅太夫人憂築墳立祠立義塾訂錄湖海文傳詩傳靑
浦詩傳金石粹編五經攷異並自著詩古文若干卷憶
三十年前
上垂問古文作者再謹名公以對而前年春公偶疾使
人走語予如不諱幸爲表隧之文予心媿以感比者三

吳風會趣向多歧始以輕華終以鄙倍其言之有物者無過一二人公歸而教於鄉提唱誘掖翕如丕變異時揚國華飭吏治是吾鄉之有賴於公較在朝之借公去者輕重果何若耶昔孔戣致仕昌黎韓氏論狀留之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又曰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所願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今

天子得位祿名壽之全耄期不倦與天同體朝臣有八十以上者其過七十者踵相接也公之賢不下於戣而

優而　許之覩優而留之爲難遇予衰憊無補於職事
明年考察而已焉將從公於漁莊漪蕩間矣奚必七十
哉

壻上海喬湰玉繩覆校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孛　敬沐起元　校字

序三

李載園杜梅溪時文合刻序

時文者唐宋進士科所試詩賦之名今之時文則宋以後之經義若唐試明經科裁紙掩經文之兩端僅帖中間三字令士之習是經者或舉全文或述注疏復口問經大義十條此又經義所濫觴也宋志言場屋經義之文雖無兩義必欲攙爲對偶請考官誡飭之以救文體是經義之有八股其體蓋猶之律詩律賦而與古無與

焉我　朝監因往制以此取士士之業此者或務闡繹或尙揣摩窗藝闈藝郤車而載至其得失之數自童子試而上以進士爲極而比近數十年中有文稿行世者不遠向者之盛非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也其鄙夷姍笑之以謂時文時文云爾者使之然也李子載園杜子槑溪生異吳學而其舉同其官同官之地又同其談詩好爲詩詩之工亦同同官輒並舉之曰李杜夫李杜氏之詩莫尊于白與甫白與甫之行義雖未若喬固雲泉膺筲之踔絕一世乃其詩固不止于踔絕一世故四李杜之目視三蘇李尤著今載園槑溪之詩其視白與甫吾

不敢知而自成爲詩則可知至其文截圜渾淪而磅礴粿溪潤澤而豐美予今始讀而知之而序之抑予聞時文雖小道實經術之一端古之人多以經術飾吏治爲治者合于時而有以志乎古其可傳有更進者矣二子其然吾言乎

蔣氏家譜序

蔣以國爲氏周公第三子伯齡所封杜氏注左傳謂弋陽期思縣是鄭氏謂今光州仙居縣漢蔣詡蔣期宋時蔣恭以靈異封神然予考詡哀帝時兗州刺史而宣帝時蔣滿萬父子同日分符其著聞在詡之前至逐盜傷

頷死吳大帝立廟鍾山其神乘白馬執白羽扇乃漢末秣陵尉蔣子文事蔣恭則元嘉中與兄協被收見原除義成令鄭氏誤以子文之靈異封神移屬之恭自古紀載之林非譌卽舛彼世之譜其族者繁稱遠引傅會遷就誣其所自出以上治祖宗豈不愼哉朱家角爲青浦巨鎭蔣氏自乾隆壬午雲鵬屺望雲師檢亭兄弟同儁北闈其兄弟子維澧維淦于癸卯甲寅先後以北闈儁今年維淦成進士而檢亭卒宛平時子尹京兆稔知其治狀旣遷旋罷滯留未得歸手次高祖以下至從孫行名諱生卒作爲一表嘗言家故力田居崑山金家莊瀕

薛澱湖與朱家角距十餘里雍正初贈公遷焉世父遂亦遷此而金家莊自從曾祖以後今不數人人或他徙闕其所未知而可知者僅此七世燦然在目義例謹嚴異姓子不書女子子不書妻無子不書吾聞蔣望樂安郎期思故地江南之蔣義興晉陵最盛入　本朝則數虞山乃四十年來朱家角一隅蔣氏以科名通籍黃散等者已至四人鵲起晁藻門才之盛未有艾序其緣始觀而感感而起者不獨蔣後人爲宜然耳乾隆乙卯六月六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

華陽敬氏家譜序

敬望河內姓苑謂黃帝孫伯康後鄭氏以姓苑多不經列之以謚爲氏之次謂出自陳敬仲秦有敬丕敬教父子婁氏姓統並以漢敬韶至明正德間洪洞敬汝忠十八人其間未有繫之蜀者而蜀苟氏則元豐間營州文學資陽龔詔與進士仁壽昌世及簡進士夔州全及綸明景泰舉人灌川天賦及發嘉靖進士太僕卿閬中穎子萬歷舉人萬朝嘉靖進士按察司僉事拔眉延庚天啓進士巴縣之祥他若中江允中以孝鬭虎豹馴擾其父墓傍醴泉出其下通江惠溥兄弟以義烈死藍鄢之難至周有苟寶苟參苟變漢有苟諫晉有苟勗苟廣梁

有苟濟而魏之若干顏以嚴毅清直爵建德男官司衛監洺州刺史改姓爲苟鄭氏据宋登科錄載苟氏四人惟金繫藝而師顏鐸繫滁州毅繫易州又謂苟出黃帝後河內多苟杞因氏凌氏謂黃帝之後奔苟突國因氏方氏通雅謂苟草名所居多是草因氏從苟不從苟苟訓刺支訓小擊敬有自刺自警之義從苟從支其從苟從支者後世之省筆也敬之氏分而爲三避石晉高祖諱者去文爲苟避宋翼祖諱者去苟爲文其著者莫如潞國公彥博或又改氏爲恭恭猶敬也予童時聞長老言鄰治華亭令苟君鴻儒有治行洎督蜀學華陽敬甚

典停典試童子科以次入學食廩貢太學而停典以南溪縣訓導薦來都值其父文林君憂去君本苟氏爲華亭君從子予季父與君同舉乾隆戊辰進士嘗言釋褐引對時　上御丹筆於銜傍加文字遂入館職主文山右出宰江左先世故園中獻賊之亂譜牒失亡無考可考者自高祖始百餘年來進士一舉人四恩貢拔貢歲貢凡四籍文武生者數人門祚單弱　賜姓則榮以追贈之義而追改焉不可謂非禮也故爲之敘典以告

李仲節海門詩序

李子仲節自合浦至京師以詩聲公卿間既而試吏保
定履攝望縣其政聲一如其向之詩或且以詩之不復
作作亦不復工也而仲節詩益工工者復不少去年冬
示予海門集數百篇屬爲論定爰錄其尤者釐次四卷
其未至京師以前詩不在是序之曰詩之用非直言性
情也言性情者莫備于風風之正變政之失得係焉古
之時以地分國以系譜世聲教尉殊風俗不一然始之
盛而後之或衰衰世之詩較之治世之音多且倍蓰抑
其逸者不可以數計矣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而孔子兩
稱誦詩三百者誦則倍文倍文則習孰習孰則深思而

心知其意由是以之專對能賦詩以之達政能作詩賦者賦古人之詩謂之歌詩而作則自己也仲節生一道同風之　聖世涵泳抑揚於漢唐來大家名家之詩兼畢成誦宜其所造日深於倫類見其性情於民物見其政治而音節之壯采色之鮮庶乎成一家而無多媿矣嶺南故詩數十子三家之集其間有失傳者以仲節之才與學等而上之其馳驟古人豈止其詩之云爾者郎以詩論亦可覩其志之不第刀筆筐篋而才與學有兼勝者夫

子役聯吟序

祁陽陳及祖嵜吾崑山社萃玉梅溪令龔之南宮武邑

嘉慶丙辰三月　上奉

太上皇帝祇謁

東西陵自京師而薊而易若干里每十里一令將除道蓋故事也二子者克期偕作往返一月中唱和無虛日編為于役聯吟一卷索省欽序焉序之曰役猶使也自上曰使自下曰役君子于役之詩說者謂寮友思念之作而召南之殷其靁一則曰莫敢或遑再則曰莫敢遑息三則曰莫敢遑處靁主號令王者政教所布動物而使之和故旱靁隆然震靁虺然雨靁則殷然和豫傳者故

指之以爲興夫上之人播以和下之人勸以義也然皆
其室家所作至陟岵三章始爲孝子自作而又以其父
母之詞爲詞所由不得與四牡皇皇者華並列於肄三
之雅耳玆二子之役其地適其期近當雷乃發聲之候
景物喧韶民氣和樂意有所忻倡予和汝凡將父將母
之懷雖四牡使臣不能幾其所遇之優而其他又何論
矣詩者道性情者也揄揚忠孝不必在大也除道者多
矣其有以二子之樂爲樂者乎願攝管再叙之

陸璞堂適閩灌畦圖序

吾郡陸文定公於明嘉隆間起家翰林以名德傾海內

歷尚書壽且百歲當六十而生侍郎彥章清門奕葉間舉科第而公七世孫光祿寺少卿伯焜亦以翰林歷侍讀學士改官吏部郎洊擢今職仕學並優行復其始然年五十餘矣余交光祿垂四十年其間寓青廠隔一墻居者十年素心晰夕非適然得之者頃示余十年前所畫象並去年自題詩五章沖夷澄澹誠有以適於中而不求適於外露頂松下踞坐石上二鶴戢翼俯且啄一童盎水將灌菜一畦伺其傍一畦樸樕於井雜樹相錯疎籬繚之其門人桂馥以分書題之曰適園灌畦適園者文定龍南雍時所搆自記以謂在郡城之稍南百步

作重屋以眺遠以其小自適故名者也園之址今不可
考光祿居青浦朱葭鎮園之成蓋有待適之為言偶也
適然而圖之不必有是園也抑常也常然而詠之若世
德之有是園也自得之謂適莊子曰適人之適毋自適
其適世之君子知自適其適以適人之適則其適可常
知適人之適以適己之適則其適良偶文定為江陵同
年生避其勢發故園居之日為常光祿遭際　聖明
始受文字之知繼掌功選之枋年力鼎盛縱有園而詎
居之乃退思餘暇特以所適者寄之灌畦既從而圖之
又從而詠之吾聞二十五畝為千畦見史記貨殖傳註

竊疑一畝四十畦其名數過小而許氏以五十畝爲一畦則名數過侈殆承圭田五十畝之訓以爲言不若訓隴訓區者較得其實畦之種菜茹者曰圃圃必有樊故謂之樊圃園利少廛無穀故園廛二十而征一自夫習尙夸侈凡臺池鳥獸草木之盛僭於古苑囿之制特販其名曰園而園故無此也予恐陋儒以園不當有菜畦而又美光祿之自適其適以詠駿烈誦清芬爰數典以復其講

資陽張氏族譜序

今之所謂姓古之所謂氏也氏族至著而張王錢李之

氏又不啻十七八郡望所係歧中有歧大抵能言其遷祖而始祖之所徵靡得而信巴蜀之張莫顯於魏公而濆符離殺曲端特以朱子厚於南軒曲爲推許尚論者多不之及予門人資陽張泰寧自言系出南軒其後遷吉安之泰和復遷湖南之新化新化之譜失傳而其前益不可以考惟曾祖朝言當吳三桂之亂扼南平連江諸隘拒賊新化人猶能言之王父開華於雍正初隨伯兄川東道副使大孝入蜀遂家資陽慕義嚮善毀家以紓人難而府君念終繼之買田租四十餘石置義渡分給書院養濟院又買租八百石分給四鄉之社倉生八

子三登仕籍泰寧次七今以校官膺薦來都年亦四十
五矣因出其第五兄泰定所譜圖訓傳贊乞予爲序予
思張仲孝友見於周宣王時之詩較鄭氏氏族典所引
趙張談韓張開以爲皆晉公族解張字張侯之後列諸
以字爲氏之次者先後且二百年又如鄭之子孔爲孔
氏子孔之子孔張豐卷亦字子張彼其後寧不可爲張
氏者是弧星賜姓之說固屬不經而鄭氏所考其果足
以概張之爲氏者耶是譜斷自高祖而曾祖實遷祖於
食不可以祧闕其所未知而徵其所及見視誣其親而
冒稱華胄者何如哉泰和新化之貫譜未及書葢其愼

也其曰族者高祖至曾元爲九族今斷自高祖而俟曾元之賢者奕世載德俾昌俾熾本是譜爲權輿蜀之言張望者即移之資中也可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